詩疑筆記

詩疑筆記卷四

高郵夏味堂學

小雅下

巧言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鄭箋此四事者各有所能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朱註因之以上下六句皆作興比似覺迂曲竊疑止首末四句設喻耳言寢廟之重大必君子乃能以營經營創造而作之則可知經國之大道必聖人乃能覃心以謀畫之非是固不可與謀也故凡進

謀者之心必從而忖度之若此讒人之言雖狡詐百出然試一忖度其惡易見正如毚兎之遇犬必獲耳下章心焉數之卽忖度也蛇蛇如簧卽毚兎伎倆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諸家註解皆未清晰詩意蓋言木必擇善者而樹之則往來採用之言亦當一一默計之而擇其是非矣彼徒爲口出而顏厚者殊不難心數而知其如王之信讒何哉蛇蛇與孟子訑訑之聲音顏色訑訑正同言若無所不知出之甚易毛傳所謂淺意也自口與

巧言簧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正同皆快口說而非其實

何人斯　胡逝我梁

鄭箋謂過我國近之我梁案下章巳云胡逝我陳聞聲不見身矣猶以過國門之外不來入見爲訝不已迂乎歐陽氏本義謂古人營生之具尤所顧惜恐譖我者利我所有歷舉谷風小弁爲證夫營生之具有什伯魚梁者夫婦之間猶可言也宜白舉此則大不類蘇公身爲三公而亦惓惓於此豈其然乎竊疑蘇公必因被讒而罷職削地爲讒人所得如管仲奪伯

氏駢邑三百之類邑有渾藪居室故既曰逝我梁又曰逝我陳不能沒齒無怨耳淮南子精神訓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蘇暴訟田事雖不詳所出然足爲吾奪邑之說作一左證

不入我門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合之詩言似古者朋友過門皆有入覲之理況失位之尤當入唁者乎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

脂車必少駐車言稷行且不暇停止亟行尚何暇少

駐耶推其必不肯來之情狀如是

壹者之來

解者皆謂一來見我者字無着竊謂壹者對前二人從行說首章謂何人從暴公故二章並舉二人三四章皆刺售譖而得其地者即首章所謂何人故並呼何人而詰之此章及六章專刺暴公故云壹者言爾若一人能來猶可不爲汝病而我心少安也七八章仍並刺二人　詩雖二人並刺然必暴與蘇情款素密忽焉反眼下石怨之尤深首章雖暴之云已唱明此旨篇中曰誰爲曰爾行曰爾車曰爾還曰壹者曰

及爾日詛爾諸氣俱專注暴公故序曰刺暴公也

伯氏吹壎章

鄭箋謂我與汝義同兄弟如壎篪應和如物之在貫今女之誠信而不我知且共出三物以詛女此事爲其情之難知又不欲長怨故設以此言孔疏謂出三物以詛之使讒否有抉令我不疑還當相親也其說良厚然既日詛爾是深惡之之辭與巷伯篇豺虎有北語氣相近如鄭孔說則下章不應以鬼蜮有靦醜詆之矣況詛有三義一是先事戒約之辭如左傳宣二年詛無畜羣公子襄十一年及定六年詛諸五父

之衞是也一是方事求信之辭如周禮夏官詛其不信者蕩詩侯作侯詛是也一是後事疾詈之辭如周禮春官詛祝鄭注謂祝之使沮敗孔疏凡言詛者詛往過也左傳隱十一年詛射潁考叔襄十七年子罕曰有詛有祝是也此篇怨刺已在被譖之後其句法與左氏出豭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相似前六章婉轉冀望其望已絕至此若復彌縫其說則惡惡之義不彰矣竊謂伯氏三句指何人與暴公言卽前章所謂二人從行也言暴本欲譖我女復和之如繩之相引必不能復以眞情告我矣女既絕我我烏得不

明目張胆以洩其憤乎故欲出三物以詛諸通衛令人皆知之

爲鬼爲蜮章

此承上章言女之伎倆如鬼蜮本隱詐不可見今吾爲三物之詛女尙有面目對人乎亦羣以罔極相視而已詩人以罔極爲小人無所不至之稱見於衛風魏風小雅青蠅篇大雅民勞桑柔篇者皆是

好者喜讒言之情狀巷伯篇云驕人好好是也言爲讒我者作此歌極其反側之情狀爲交友者戒也古人一字有美刺並用者如好字以爲美則承以爲好緇衣之好懷之好音其風肆好之類是也以爲刺則

此篇與巷伯之類是也魏風好人服之解者或謂女人或謂大人皆非也詩蓋即指彼鄙嗇之人亦所以刺之凡曰好者皆形容其但為容好耳鄭清人中軍作好亦然叔于田洵美且好同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詩與春秋其義一也邶日月無良亦稱德音齊載驅齊子亦稱豈弟即此例鄭孔諸家之說俱不合語氣大抵皆傅會溫柔敦厚之旨耳不知彰善癉惡並行不悖華袞斧鉞同一苦心否則人相習為譏慝而莫知所懲豈聖人之所以垂教戒哉況情隨勢移音與時變厲幽以後大抵皆跼天蹐地之時何能復作鳥鳴伐木雍容和厚之響

讀巷伯青蠅諸篇可以類求矣

巷伯　成是南箕

二十八宿箕南之星以箕尾爲最南故曰南箕

投畀有北

毛傳北方寒涼而不毛竊疑古之凶人或有此刑尚書分北三苗說者解北作背愚謂似可不必改讀前已竄諸西裔矣舜即位後仍有頑梗爲患者乃復分竄之於北方以極南投諸極北地固險遠亦以寒煥迥異俾戕其生所以殺之也流共工于幽州猶在內地邊界曰北則更在幽州外矣

谷風　雜風及類

言和風忽轉而至暴風以喻賓懷忽變而遺棄也舊說殊未安

蓼莪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鄭箋謂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王氏因謂喻民之窮則君子之羞固與上下文不貫朱註謂猶父母不得所乃子之責亦覺小大倒置詩意蓋謂子不盡職則不肖矣子之不肖乃父母之羞耳故繼之曰不如死左昭二十二年傳杜注罍大器缾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爲無餘故恥之義較鄭朱爲長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不以壽終曰鮮左昭五年傳注言已負罪應罰定不能以壽終然尙覥然生也不如先死之爲尙無疚於心耳又案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孫炎注別不相連也此詩鮮民亦寓已與父母不得復相連屬之象

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傳箋訓顧復腹我義甚精於此數字少分晰竊意鞠訓養乳哺之也非乳哺則不得專繫之母矣拊謂孩提時晨夕撫摩之畜容也左氏哀二十六年傳天下誰畜之杜注畜猶容也小不馴順亦含容之長謂日培我長成且誘進其知

識也育謂養而教之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徐鍇傳曰不順子亦教之況順者乎是其義矣長䚋拊爲進育䚋畜爲進下顧復腹我又總自少至長而言腹並不止懷抱卽長而父母之出入及其子之出入無一時稍釋於懷故傳曰厚也逐層深痛不得一字忽過

大東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毛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其富也宋儒多從之案熊羆虞書貢自梁州孔傳謂二獸之皮大雅韓奕篇獻其貔皮赤豹黃羆羆亦獻皮也第羆皮之用

絕不見於載籍熊皮之見於經周禮射則共熊侯田役則設熊席而已呂氏春秋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未聞有製爲裘者故鄭箋破舟作周破裘作求然熊羆非東國所產說亦牽強自以毛傳爲勝第僅言其富義猶未盡詩葢言賤人得志踰制闕奇創爲不衷之服且居水而求山獸尤爲不稱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毛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朱註東人饋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似皆與語氣未合竊謂詩葢言五飲中酒漿各有所宜酒厚而漿薄尙質則漿先於酒適口則酒甘於漿西人惟

取甘厚者以自奉用酒而不用漿與北山篇或湛樂飲酒相似

之佩璲不以爲長玉佩至貴而亦若視爲固然不足見長皆形容西人

安樂奢侈無度之象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

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

柄之揭

鄭箋謂鞙鞙佩璲以下至末皆言衆官廢職朱註謂

維天有漢以下皆言天亦無能恤我余嘗反覆玩味

竊意此二十句皆謂東人役困財傷無不告病也小序

說不可易監亦有光言王明不能燭下也跂彼織女跂望

且行也跂企義相近莊子德充符闉跂支離無脤簡文注跂行也終日七襄不休

息也不成報章杼柚空也睆彼牽牛睆勞疲窮覩貌

莊子天地篇睆睆然在纆繳之中李注睆睆窮覩貌不以服箱言既往既來困

於役而不能行也東西各有疆域今則東人盡輸餫

於西猶啓明本東有而至夕則爲長庚終爲西有也

啓明長庚皆太白一星天畢之施行網羅徧也不可簸揚挹酒

漿食飲匱乏也推厭所由皆西人賦役太重朘削致

困傷耳故以舌翕柄揭終之古翕吸通用鄭箋猶引

也夏月昏時河漢當天箕舌正向東若歛引其米粟故東人無復可簸揚也北斗柄在西若舉而酌取東方之酒漿也揭舉故東人不可復挹也此章正與章首有饛簋飧二句反應箕對斗而言故曰南箕

四月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諸家解匪人字俱未安竊謂人與仁古字通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人作仁禮記禮運鄭注引易亦作仁詩言匪仁仁也猶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人窮則反本外無可訴故求庇於先祖言先祖匪仁者乎胡寧忍於余而不庇佑之也唐李白門有車馬客

行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匪仁字當本此

廢爲殘賊

廢毛傳訓伏不如王肅依爾雅訓大然義尚未顯竊謂廢毀壞之也嘉卉而蹂踐之不少顧惜以喻良民而毀壞之競爲殘賊也列子楊朱篇云廢虐之主釋文廢虐毀殘也古葢有此語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毛傳江漢之神足以綱紀一方鄭箋大水紀理衆川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所宋儒皆取大水能綱紀衆水之說江漢字未免突來無根竊疑此

詩蓋南國之人所作言貪殘搆禍之風由近及遠不禁思往事而增感也若曰昔我周盛時文王化行江漢宣王疆理江漢南國之紀綱何秩然也今貪殘之禍自北而南莫不盡瘁以兵役之事鄭箋仕事也曾莫能保其所有矣遠近無不受害故下章思高飛而深潛也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諸家並謂此詩爲君子所作以告哀竊謂詩稱君子皆他人指目卿大夫有位者言也烏有自稱君子者乎因思各詩凡言作歌者先儒皆謂自署其名然如

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以臣刺君顯然自白且某甫者字也君前臣名而自稱字有是理乎竊疑凡言作者舉而誦述之謂春秋僖廿四年左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據外傳棠棣周文公之詩也左傳又曰召穆公亦云則外傳之言信矣而云召公作詩者葢舉而稱述之鄭君所謂誦古之篇非造之也觀此而諸詩可推矣且各詩明曰作歌曰作誦皆其時臣民本有詩而歌誦之之辭較之左傳作詩之文義更明顯惟巷伯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著爲此字自是巳作且

已受譖而作詩以勸君子敬聽語氣亦合大雅卷阿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毛傳本謂公卿獻詩卽如鄭箋朱註作自陳解義亦可通蓋既無名稱亦未加褒貶與前數篇迥別也其必稱作歌之人者或位與相近或名德足重令舉而歌之庶聞者警動耳如此篇乃爲詩者欲秉政之君子作而歌之以告王也節南山之詩則欲家父誦之崧高烝民則欲吉甫誦之或以諷或以勸近而易入也他若四牡之是用作歌彼何人斯之作此好歌大雅桑柔之既作爾歌不舉作者爵氏或朝廷所造或被譏者自爲或借同列相戒以寓諷諫與此數篇不同陳墓門歌以訊之不言作歌更係歌者自爲無疑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如桓詩果武

王自作則所云桓桓武王者當作何說哉故知經傳中凡言某人作之者不必皆卽其人爲之也

無將大車

乘車有貴賤之等戎兵車有疆場之重寄唯大車則平地載任鄙事而已故以喻小人

小明　念彼共人

共人鄭箋謂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陳少南謂大夫之友曾勸其勿仕者邱氏謂賢而不仕者皆未安朱註謂僚友之處者竊疑共人謂所恭事之人斥幽王也雖行役毒苦而懷念君上懼將亂亡故涕零而睠顧甚至夜不能就寢也邶簡兮以西周聖王爲美

人鼓鐘以古之賢王爲淑人此云共人例可推矣莞楙

云彼人之心直斥幽王爲彼人叅諸侯之怨益深矣

畏此譴怒

廣雅釋詁譴責也又云讓也

鼓鍾 ·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孔疏毛意此章爲舉正樂以刺幽王之作淫樂疏鄭意刺王作樂非其處朱註因蘇氏說謂樂則古而人則非大意略同第毛鄭以雅爲萬舞南爲夷舞籥爲文舞未免牽强朱註以雅爲二雅南爲二南籥爲籥

舞自不可易惟既日不僭則其中當有節次諸儒未
詳言之大抵以籥專屬文舞於本詩無所附離故難
分晰耳竊謂此篇爲刺王流連歡燕於淮上而作前
三章但舉鼓鍾一闋其聲卬憂傷也此章乃備舉燕
樂之盛節次全依儀禮燕禮其日以籥卽燕禮記所
云若舞則勺也諸儒以勺爲武舞則與籥各别說詳下今試舉其節次
鼓鍾者賔入奏肆夏一節也鼓瑟鼓琴瑟入一節也
笙磬同音則兼笙入間歌合樂三節也以雅鹿鳴三
篇南陔三篇魚麗六篇也以南周召關雎鵲巢六篇
也以籥則萬舞而奏勺以娛諸侯也出奏陔不復言

以鼓鍾該之也樂之得倫序如此故曰不僭所謂樂
則是而人則非也鄭氏箋注詩禮必以籥為文舞萬
為武舞邶簡兮方將萬舞孔疏引春秋萬入去籥別
文及公羊干舞籥舞為證特傅會鄭說耳穀梁范氏
解萬舞也籥管也杜氏注左傳同葢言萬舞當吹籥
而舞因卿喪惡其聲聞故徒舞而去籥耳左傳孔疏
云尋杜意直云萬舞名其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下
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執羽吹籥是為萬舞無干
舞籥舞之別名也然則孔氏亦以范杜為長特以疏
鄭箋不得不附會之且卽簡兮詩言之公庭萬舞渾

舉其名執籥秉翟實指其事文勢顯然初非兩端故毛傳於首章直云以干羽爲萬舞誠千古定論矣必如鄭說則方將萬舞是謂且祭祀止爲干舞不當爲羽舞矣何其謬歟知籥之即萬舞則知以籥即舞勺勺告成大武篇名以詩名之曰勺以器名之曰干羽以樂名之曰籥總名曰萬其實一舞也申公說勺爲大武之五成

楚茨　絜爾牛羊

太牢乃天子之禮非公卿有田祿者所能僭序謂思古明王是也信南山首因曾孫而溯及禹甸甫田因祭社而並及四方均非公卿家所宜有

鍾鼓既戒

鄭箋謂戒諸在廟中者孔疏告以祭禮畢也案以鍾鼓告戒禮畢於禮文無徵（周禮春官肆師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無用鍾鼓之說）竊意戒亦備也（方言及廣雅釋詁並同）鍾鼓之樂前已備舉此將送尸又復戒備之

甫田　歲取十千

十千毛傳言多也語未分明王肅云太平之世天下皆豐故不繫於夫井不限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夫果不繫之夫井斗斛則萬億及秭猶不能盡十千爲足見其多故鄭氏爲成稅萬畝之解似已

然王畿千里而僅舉一成以概其餘亦覺不稱竊疑此謂籍田也常賦之法或九一或什一之一通率什而取一外此或十而二或二十而三或二十而五惟籍田千畝所收畢入於公是每歲皆取十分於千畝中故曰歲取十千也取陳食農補不足助不給也農人郎周禮甸師之徒三百人國語終於千畝之庶人也籍田之新穀收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其陳穀所餘則食農人以補助之其曰自古有年者耕籍大典必稽諸古故楚茨既曰自昔何爲而載芟爲籍田之詩亦曰振古如茲也惟其爲籍田故省助之法較他

田爲詳耕籍以奉先祖故稱曾孫若援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爲例則曾孫來止曾孫不怒於外事皆無所繫對農夫而稱曾孫似非所宜王基亦知曾孫稼庾爲籍田所入特不知十千即謂籍田賦法耳周頌噫嘻十千維耦泛言服耕之法承上終三十里舉夫數而言故可以一成積算此詩不及里數明言歲取與彼不同　楚茨以下四篇皆言耕籍承祀之事前二篇詳於祀事後二篇詳於農事互相備也觀其田曰我田大田曰公田可見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介助也所謂助不給也適南畝卽省耕之謂於時見有耘耔勤勞者卽仿古取陳食農之法助其不足而因以舍止焉並進高年者優禮之八十九十曰耄古王者所至必先問老者況田間以介眉壽爲重務故進見而加優恤也豳風七月食我農夫又曰以介眉壽此詩旣食農人又烝髦士事正相類毛傳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解者或謂進其髦俊而用之夫賢能之興侯諸三歲由鄉大夫而司徒而司馬而樂正造就何其難揚舉何其愼遂大夫興吐理亦當爾乃省耕之餘忽而選士使醇樸力本者皆以異數遷其耳

目有是理乎孔疏引管子倉廩實知禮節爲說養老
乃禮節之大者不必拘定進士觀楚茨以下四篇皆
言治田奉祀之事不應此章突入一句間以教事也
謂之髦士者士與農工商固有別而散文則通如下
章㪺我士女及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皆是也　解
者皆因爾雅髦士官也之訓故作登用髦士解不知
爾雅自解棫樸章郭氏因與畯連文故錯會耳
攘其左右
攘辟除也謂屏退其從人不使驚擾田間見吏民相
親也鄭箋破攘爲饟固非朱儒謂攘取左右之饋左

右字似無着且恐非政體

禾易長畝

解者皆訓長為竟義猶未盡案長畝葢田制也古者步百為畝廣一步長百步横亦百步則方百畝故一畝三畎之利可興故井可以畫故或曰南畝或曰東畝皆長畝之謂也至阡陌廢而田制亂於是古制一切不可復矣畝長恐施力不齊故以易為難易固訓治亦訓平言首尾如一也

瞻彼洛矣　鞞琫有珌

有與又通言上琫而下又珌也

桑扈　萬福來求

箋註皆作福來求我解似未安爾雅釋詁求終也詩蓋言萬福畢來當終享之大雅文王有聲篇遹求厥寧下武篇世德作求鄭箋求皆訓終是其類矣

頍弁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

此章單舉松言較上章更親切蔦寄生大木無常樹其施於松上猶異姓之親託於王以爲尊榮也爾雅釋草女蘿菟絲爲一物菟絲松根化而生則與松本一體其施於上猶同姓之親託於王以爲存亡也

車舝　間關車之舝兮

毛傳問關設牽也案間者中空也關者貫而閉之禦其脫也正傳所謂設也解者或以爲貌或以爲聲皆似未確

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朱註訓鮮爲少而未申其說詩葢言我少得見爾故飢渴之思委曲傾寫而不能已也下章旣覯而心慰正相呼應

賓之初筵　籥舞笙鼓

鄭箋謂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甚谷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故稱殷禮以周之

諸侯而舉殷禮牽強殊甚窺所由來不過自護其文
舞武舞之說以籥爲文舞祭祀不當僅言籥是以推
之爲殷禮耳後儒皆沿其說竊意詩所謂籥舞卽鄭
氏所云武舞也周禮享先祖當舞大武禮記祭統明
堂位皆云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管卽是詩之
籥也鄭亦云享神莫重於朝踐故舞大武而管與笙
鼓堂下之樂畢作禮器所謂交動交應卽是時也觀此
益知余鼓鍾篇以籥不僭之說爲非謬
以洽百禮
總舉朝踐以後大合樂延尸饋食獻酢統言之百者

言其備故下云有壬有林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此總括嘏辭也子孫其湛與勿替引之保建家室俱儀禮少牢嘏辭從以孫子大雅旣醉意略同

各奏爾能

謂諸臣獻尸長兄弟衆賓長加爵以齒爵相及上嗣舉奠及旅酬廢徹之禮貴賤長幼各伸其敬亦序事辨賢之儀節故曰爾能祭至是而告事畢矣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毛傳專指射言固非鄭箋破仇爲𣂪以室人爲佐食

以時爲心所尊者節節牽强且但舉祭時酌獻之禮不及燕禮與下三章燕飲失度有何關涉竊謂此四句蓋言祭畢而燕也賓載手仇者祭畢衆賓手自挑賜脯載之而出各偕其匹類也衆賓貴賤各有等匹室人者同姓之臣也宗子爲宗室故目同姓爲室人主與族人后師內宗之屬皆在內同姓則留之又入路寢而燕私所謂樂具入奏以綏後祿也康者安和而不亂燕飲親骨肉本以安之燕安也而衆亦皆安故曰康爵奏進也當其可之謂時同姓夜飲視異姓之時爲更進不醉無歸旣醉而出又適當其可所謂孔惠孔時者此也屢舞號呶

大意不識則不康之甚醉而不出則不時之甚正與下三章反對　陳祥道禮書云王與同姓燕几席升降庶羞爵樂意取盡歡大率與諸侯燕禮不異其說甚確故此詩以祭畢之燕與賓客之燕兩兩相形首章賓之初筵先陳射前之燕次陳祭畢之燕思古昔燕禮之得也三章賓之初筵刺當時燕禮之失也

舍其坐遷

遷亦坐也既舍其坐又舍其所遷之坐故曰屢舞

側弁之俄

毛傳俄傾也亦望文生義竊謂俄與峩古通用言弁

之高也側弁已失禮弁高而側尤難堪也楚辭惜賢

篇冠浮雲之峩峩

魚藻　有頒其首　有莘其尾

鄭箋以頒莘爲肥充謂武王時范氏補傳以首大尾

長爲瘠謂幽王時竊謂魚之類首尾大小各別未可

執一爲說而箋義較長詩葢言魚之肥充舉首尾以

表全體也瓠葉篇有兎斯首孔疏旣有兎不應空用

其頭詩人乃以首表兎朱註一兎也猶數魚以尾也

此詩亦當同彼訓第彼僅一兎此則無常數耳魚數

以尾亦可數以頭且魚有以大首爲美者今鰱魚猶

然齊敘荀孔疏魚之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

采菽　紼纚維之

毛傳依爾雅纚訓緌爾雅纚作縭古通用鄭箋舟人以紼繫其緌而制行之言緌屬於舟紼繫於緌以制其行如今挽舟者笪多以竹為之笪不屬於桅檣必屬於桅檣上之懸繩紼即笪纚即懸繩也語意甚明自李巡孫炎注爾雅謂舟止繫於樹木戾竹為大索所以維持舟者以縭為止舟之用至郭璞又見詩傳中維持諸侯句偶與李注維持字合遂訓縭為繫孔疏因之而縭維兩字乃苦複疊矣維亦訓繫古緌字如冠之緌蟬之

緌皆取象下垂婦人之褘謂之縭通作褵幽風東山親結其褵孫炎疏褘帨巾也文選思元賦纚朱鳥以承旗注纚聯也又云獻環琨與琛縭兮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縭帶也亦皆下垂之象故以緌訓縭又爾雅釋言縭介也釋詁緌繼也並謂大物傍附著一物孔疏訓爲繫者沿孫郭之誤也雖亦有持訓必知毛傳非謂止舟者下亦是戾矣毛傳戾至也行者乃可云至若毛傳意攺止舟則更當訓戾爲止矣釋文引韓詩云纚筰也釋名云引舟者曰筰筰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尤其明證

角弓　此令兄弟　不令兄弟

諸家皆以此令不令屬民言此字無着落竊謂仍指
王言言王善兄弟則效之者皆寛然有餘地漢謠云
兄弟二人不相容寛然有餘地倘何不相容之有王
而不令則效之者相煎太急而皆病矣

相怨一方

兄弟以相聚而歡即有小嫌積誠面剖旋亦如初常
棣言和樂必曰兄弟既具兄弟既翕此之謂也至各
處一方而疑間日滋怨始莫可解矣兄弟有怨即所
怨不當宜解以恩鄭箋當反質之於身思彼所由然

而恕之語極精當伐木之詩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誠處兄弟昏媾之寶訓也至相爲怨而不交瘉以底於亡者鮮矣

莫肯下遺

廣雅釋詁遺予也送也言王不肯以仁恩下予九族也

如蠻如髦

諸家皆謂無仁恩禮義如夷狄竊謂此正迴應首章遠字言王之視兄弟婚姻幾如南蠻西夷之屏爲異類然若所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

菀柳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諸家說各不一竊謂詩意葢言若我來朝事王卽遇己有恩使我得安靖守職恐後將無端而病我焉極病也呂覽適音以危聽清則耳谿極

後予邁焉

鄭箋訓邁爲放逐朱註解邁爲過求皆望文生義竊謂詩意葢言後將以罪征伐我也大雅棫樸周王于邁鄭箋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是其證

都人士　綢直如髮

鄭箋以性情操行言與上下不類朱註言其髮之美

蓋疑而未定之辭竊謂綢所以韜髮者謂纚也當時纚制必漸趨巧靡若君子女之綢但純直如髮而已綢與笠撮語意相承古纚有師音綢亦有匙音音相近也詩車攻弓矢既調與佽柴韻則綢有匙音史記司馬相如傳靡屈虹以爲綢集解引漢書音義綢韜也義正相類

充耳琇實

解者多以實爲塞其耳既曰充耳又曰塞其耳義相複竊謂實乃琇中之堅實無瑕者言其服飾以純樸爲美也淮南子精神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注實美也此實字亦兼美義

卷髮如蠆

如蠆尾上揚則整飭之狀非滿首曲局者比故詩人

美之

采綠　言韔其弓

孔疏因鄭箋我當從之爲之韔弓遂謂射訖與之弛

弓納於韔中誤矣詩葢言將于狩時爲張弓寘諸弓

室也秦小戎交韔二弓方介駟出軍之時自應張弓

待敵何容弛弓俟臨射始倉皇解紲乎其日竹閉緄縢祇言其器用備又禮記檀弓工尹商陽追吳師及之射之斃一人

韔弓又及又斃二人旋韔旋手須臾存亡之頃烏能

忽張忽弛若是其速乎此尤其明證矣蓋凡言報者皆張弓納入之謂射訖而返則出報始弛而閉諸柲中

維魴及鱮

魴味美鱮味薄舉二魚而衆魚美惡之類悉舉矣齊敝笱其魚魴鱮大雅韓奕魴鱮甫甫皆此例

黍苗　王心則寧

尹氏進而王不寧召伯進而王心寧大雅江漢詠召公之功亦曰王心載寧再進而上之多士濟濟而文王寧寧王之要其在得人哉是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

陶爲已憂

隰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毛傳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案阿與猗難與那音義竝同衞風淇奧綠竹猗猗美盛貌桑扈受福不那那多也多亦盛也漢高彪碑稽功猗衡阿作猗說文受福不儺那作儺是音義竝通也

男麟楙仝校

詩疑筆記卷五

高郵夏味堂學

大雅上

文王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言文王進退上下無不與天爲一卽大明所謂昭事上帝厥德不回也回違也此詩篇法每四句節節相銜觀下章接言亹亹文王則此二句自應作奉天不違解

其命維新

自歐陽氏力斥改元稱王之說諸儒遂並疑小序受命造周爲近誣然此章旣曰其命後五章又節節提

出命字大明篇曰有命既集又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篇且明曰文王受命參考尚書武成誕膺天命維九年大統未集之文不得盡以序說爲非但如緯書赤雀丹書諸瑞應則誠誣妄不經矣

稱王之說始於馬遷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葢受命之年稱王亦疑而未決之辭考之於詩初無實證詩中凡稱王者皆後代追稱其以是類是禡爲證者亦介疑似身奉天子命爲西伯崇既犯命代王出征故用天子禮耳未聞儼然稱王也鄭孔並以周頌維清篇肇禋爲文王祭天稱王之證援諸翼翼小心尤不應爾第文王雖不儼然稱王而王者人所

歸往有天下之大號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會不諱言有天下則爾時六州歸心擁戴爲王固勢之所莫能禦者皇矣篇曰下民之王明明可証也孟子之稱湯也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在夏殷時后雖人君通號然曰我后則顯然戴之爲王矣夫文豈異於是乎漢高祖擊滅項羽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高祖雖以不德辭然不能禁羣下之不稱帝高祖且然而況文王乎愛戴之者羣稱爲王而服事之心始終如一似於文王之至德無損也　宋儒闢改元爲妄誠能推見至德服事之心然如泰誓惟十有一年及武成

維九年大統未集云云則殊不易推算闕疑可也

令聞不已

不已者言雖有令聞而亹亹者猶不已也下文陳錫哉周正是不已處諸家作令聞之不已解恐非是

常服黼冔

常服謂素所應服之祭服先代之後應服先代之服小雅六月載是常服亦謂素所應服之軍服也蓋古者衣服有常有其事則有其服此都人士之所以思古也

無遏爾躬

言得無身自絕其天命乎諸家作無若無使解與通

章無字不字異例矣

宣昭義問

戒成王君臣者若此其稱文王亦曰令聞不巳非要譽也必如是而後止敬之德乃有所徵故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子思曰徵諸庶民孟子曰仁心不如仁聞但必聞而令問而義乃可貴耳　緜八章亦不隕厥問從朱註作聲聞解爲是皇矣稱王季曰貊其德音文王有聲稱其繼述之美亦重言有聲卷阿戒成王曰令聞令望下至宣王時召虎對揚王休亦曰令聞不已皆此意

大明　摯仲氏任

毛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訓義甚簡明孔疏言有摯國之仲女其姓氏曰任以氏屬姓誤矣婦人稱姓不稱氏氏與姓不得混同且此詩氏字乃語助上屬仲爲讀又與氏族氏字不同如他詩伯氏仲氏之類耳

曰嬪于京

毛傳京大也謂作婦於大大殊不辭鄭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義亦未安各詩周京二者每並列詩人何必以小地名往往複疊趁韻後人何必取爲京師尊號耶嘗思前乎太王者公劉遷處爲豳後乎太王者文

王遷處爲程爲豐武王遷處爲鎬獨太王至於岐下詩人未見稱名周頌天作篇岐有夷之行亦兼文王岐陽說蓋指山而言耳特屢舉京爲言竊謂京蓋太王因遷地形勢自命之名非本有之小別名岐山高大太王所居處必在岐山西南平邱上與平地迥別觀周頌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及皇矣篇菑翳灌栵帝省拔兌等語可見以其較平地雖高較山巔則卑故曰岐下以其地高而廣故特名之曰京緜之三章緊承胥宇下云周原膴膴白虎通云周者有天下之大號言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此云周原亦如文王武王之例從其後而稱之耳釋名周地在岐山南其地四周也然則釋名亦以其象言之非謂當時本名周也案小雅皇華毛

傳高平曰原爾雅釋地可食者曰原孫炎注陸阿山田可種穀者亦名原是原卽京之原或原卽京字古字通用見禮記檀弓九京鄭注國語晉語韋注未可知也太王居京王季文王武王皆生長於此故此篇曰嬪于京周舉代號對殷商言之也京乃舉其地名思齊篇京室之婦鄭箋京周地名也訓義甚當下又云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則仍囿於小別名之說紀王季時事也此篇于周于京篤生武王紀文王時事也皇矣篇依其在京從此京去一路傍高邪而行也下武王配于京謂太王王季文王三后皆發祥於京武王能配之也鄭箋解作鎬京誤因發祥之嘉名故後世既得天下遂以爲尊稱如臯門應

門辟雍造舟之例 若祼將于京鎬京辟雍之類是也曹風念彼周京念彼京周亦懷想太王王季文王之道 周遷地總擇高處篤公劉瞻彼溥原瞻是上下仰望則原乃高處下覲於京即指溥原是原於京可知既曰迺覯于京又曰于京斯依可見公劉亦注意豳地之京特不以爲名耳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鄭朱子皆以矢牧野屬之商衆無貳爾心毛傳謂武王將士無貳心鄭箋謂從周之衆無不樂戰勸武王無以衆寡不敵致生疑貳朱註意與鄭同竊謂矢

于牧野應屬武王郎指牧誓而言矢誓也上帝臨女二句乃武王臨事自儆之辭言殷旅衆盛而武王毅然興師誓於牧野者維從我之諸侯皆興起相助故也然諸侯雖相助而武王迴念文考不回之德尚行以翼翼之小心蓋爲天下除殘請命事非得已天監在上不敢一毫矜肆覬覦心不純一也武王之心若是故下章云涼彼武王涼同諒信也謂諸侯信服乃不崇朝會合而廓清之詩正善寫武王承天心繼父志與首章二章相呼應方是王師氣象若但說成前歌後舞之盛則後世得天下者當其時雲合景從孰

不若是哉魯頌閟宮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正從此篇化出孔疏亦謂戒武王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皆附會鄭箋爲說耳

緜 民之初生

毛傳訓民爲周民朱註從之鄭箋亦謂得民心而生王業竊謂民字指文王也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即所謂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也觀末章文王蹶厥生生字緊相呼應此言王業所由興末章言王業乃大興文義顯然生民之詩曰厥初生民民謂后稷尤爲此章切證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故當其初興皆謂之民或曰詩不可以民古公乎曰古公已爲諸侯烏能

民之且古公親見昌有聖瑞知其當興則未遷時文王誕已生矣以其誕育於此故曰初生小雅伐木鄭箋昔未居位在農之時云云夫曰在農則可以民稱矣孔疏云文王在太王時年已長大初遷於岐或率民伐木則其生當在遷岐之先矣大明篇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乃作提起與下雜此文王相接不與上日嬪于京相當彼詩孔疏云周本紀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爲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之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爲君之時其說是也

自土沮漆

此言豳國境內之水篤公劉但言涉渭不言沮漆則以其所入之大水言之耳書禹貢漆沮既從孔傳漆沮之水已從入渭孔疏闞澤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與沮合東入渭渭發源遠以渭爲主周頌潛篇孔

疏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是周家發祥之地
皆漆沮所經故原其始而標出之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孟子言太王事狄以犬馬皮幣珠玉之繁似非復穴
中所宜有孔疏引篤公劉于豳斯館之文謂豳自有
宮館室家特以下文在岐新立故此先言未有為抑
揚之勢耳恐尚未然竊疑大王初年貨幣宮室本循
有國常制迨狄人屢侵貨幣告罄狄又近逼國都暫
避其鋒尚未暇擇地而處或可至是因不可久居故
來朝疾行

來朝走馬

昔人謂古無乘騎之事然觀此詩走馬則此風已開於周以前矣小雅白駒篇白駒來往亦似非四牡四驪駟駟乘駒之比

率西水滸

鄭箋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語甚明晰蓋謂漆沮西厓也案水經渭水自雍縣東下至岐山與岐水漆水會沮水又與漆水合則二水在豳地尚分流當豳之東岐又在東南自豳赴岐必先循西岸南行然後渡水適岐故云循西水厓酈道元水經注漆水下云尙

書禹貢太史公禹本紀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故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其證矣沮水諸書皆不詳所出然經傳及道元皆與漆竝言則沮在豳東岐西可知故鄭志答張逸云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之北沮水之西孔疏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至於岐山於鄭箋西水厓中增一方字形勢不合者有二豳西岐東去國東行不應反出西方不合一也郎云漆沮在豳西亦當循東厓而行不應反度水行西滸而南而東不合二也下章自西徂東孔疏亦云發豳西南而行從涇水之南然後東行皆繆誤

會鄭志答張逸有涇水從豳西南行正東乃得周一語耳不知彼論大勢與此不同且禹貢明言東北至于涇又東過漆沮不應復有西流之理鄭志西南當是東南之譌曰東南者所以別於正東也

至于岐下

古公循漆沮西厓渡水踰梁山至於此謂之岐下者蓋至岐山而即止仍在岐之西及文王克密始遷向山南爲程邑故皇矣之詩曰居岐之陽節次甚明畫𢁉頌實維太王居岐之陽乃後世約畧之詞況閟宮意主鋪張但襲用成語以協韻耳當以雅詩爲據後

克崇遷豐則又在程之南鄭二南譜孔疏豐在岐山東三百餘里

迺慰迺止

毛傳慰安也鄭箋安隱其居解慰字義未盡案慰與尉古通用尉平也後漢書光武紀及廷尉岑彭注詩蓋謂平治其地即皇矣篇所謂修之平之也周頌天作篇岐有夷之行諸家亦言有平易之道路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師古注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彼以尉為慰此詩則以慰為尉

迺宣迺畝

鄭箋畯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未分晰案大雅公劉既順迺宣毛傳宣徧也昭元年左傳宣汾洮杜注宣通也迺宣者徧野而宣通之俾無梗塞蓋舉其全局也迺畝者析畝而分治之蓋舉其細數也

馮馮屢屢

毛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意未晰朱註屢訓重複馮馮訓牆堅聲竊謂屢當訓疾馮與憑通馮馮當訓盛大言削鍛衆工皆趨事疾急其聲馮馮然盛大馮馮與陾陾薨薨登登一例皆言衆多耳爾雅釋詁屢疾也列子湯問帝憑怒張湛注憑大也後漢書班固

傳憑怒雷震李賢注憑盛也其義可通釋矣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武臣折衝曰禦侮皆二字弗說與先後奔走二字平列不類竊謂疏附禦侮亦各二字平列疏外也遠也謂異姓之臣望散夭括之屬是也（孟子疏踰戚謂異姓遠臣）正附近也親也謂同姓之臣周召之屬是也（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肺音脯腑音附附木枝也喻子弟之親如樹枝附於樹小雅角弓如塗塗附鄭箋附木桴也桴木皮也彼詩亦為不睦族而發皆以附為同姓之證）小爾雅釋言禦抗也古抗亢通用爾雅釋詁亢彊也反覆互訓是禦亦有強義漢書敘傳引詩曾是彊

禦作彊圉管子輕重甲篇守圉之國注圉與禦同周書謚法威德剛武曰圉注圉禦也以剛武爲禦則禦之訓彊可知矣侮古與務通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引詩外禦其務作外禦其侮爾雅釋言務侮也釋詁又云務彊也侮務通用則訓通釋勉強事務亦非勇毅者不能此詩禦謂彊武之臣侮謂勇毅之臣卽毛傳所云武臣而字義各別

棫樸　左右奉璋

毛傳謂臣禮當執璋孔疏引書顧命太保秉璋爲證鄭箋謂祭禮助亞祼以璋瓚皆謂文王行天子禮朱

子不取受命稱王之說而於此句仍用鄭箋未有分解竊謂文王所以用璋瓚祼者遵王季之舊也孔叢子殷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賜之圭瓚秬鬯今文王復爲西伯有弓矢鈇鉞之賜故奉璋亞祼得以舉行非僭天子禮也旱麓瑟彼玉瓚正王季時事

六師及之

殷時無六軍之制此亦從後而稱之耳

勉勉我王

文王之詩曰亹亹大明之詩曰翼翼思齊之詩曰亦臨亦保皇矣之詩曰無畔援歆羨此詩曰勉勉我王

蓋無時無人無事而不敬者下章復極稱其豈弟則主敬而行之以和敬思齊篇總括之曰雝雝肅肅此八百年昌熾之本後代莫之與京者也然亦非周公親炙不能形容至此

旱麓　干祿豈弟

詩中復曰求福不回假樂之詩亦云干祿百福是聖賢於福祿不諱干求第所以求之者異耳故子張學干祿夫子不斥其干之非而但教以干之法子禽以求政疑夫子而子貢亦曰夫子之求之也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特爲生安之上聖言之耳其次以

下則無非自求多福者

思齊

此篇序曰文王所以聖鄭箋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義甚渾含孔疏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義在關照首章而下數章全與此義無涉朱註但分言文王之德揣盡注疏避疑惟首章推本聖母如大明之例可也又溯及大姜附及大姒何耶竊謂此篇以惠于宗公一章爲主大旨蓋言文王所以聖由能順大王王季之道也大王王季本有刑于之化故文母大任能率大姜禮法篤生文王遵而行之故大

姒亦能嗣音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正刑于之實德也

不顯以下六句皆形容雝雝肅肅心事肆成人有德

以下又舉至兄弟以御家邦者備言之

惠于宗公

宗公謂太王王季也詩人稱王亦曰公如緜之古公

亶父鳧鷖之公尸來燕卷阿之似先公酋矣皆是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夫祭必夫婦親之自蠶繅衣服以至荇藻蘋蘩灌獻

卒祭后夫人皆躬相宗祀故在廟尤爲刑于要務雖

雖自思媚來肅肅自思齊來非此母不生此子也而

其本又自王季維德之行來大王大姜亦然所謂刑于之化也文王遵而行之故曰惠于宗公罔怨罔恫禮記樂記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爾雅釋訓同和非煦煦噂噂之謂賈誼書云剛柔得道謂之和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豈不顯赫赫矣乎時時若有監臨者所謂肅肅也得無厭射矣乎時時爲之保安者所謂雝雝也亦者總辭尙書臯陶謨亦行有九德亦亦行總言其行也下亦式亦入同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故凡傷害我之德者得毋不殄絕乎光大我之德者豈不有瑕玷乎心之一於敬且和者若此是以不聞而亦濵於法不諫而亦入於道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成人小子兄弟家邦所同有也文王備肅雝之純德故臣下化之皆有德而有造文王篇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周頌清廟云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皆其選也古之人即宗公也葢自太王王季時已不敢厭怠於門內之行文王順而行之其道愈光得以奬進賢才輔治家邦也序謂文王所以聖者葢如此

譽髦斯士

御家邦莫要於得人故文王篇稱多士緜稱疏附先後奔走禦侮棫樸旱麓稱作人此詩復以譽髦斯士終之其後靈臺終以於樂辟廱下武終以不遐有佐文王有聲終以武王豈不仕此以見文武之道如一轍矣

皇矣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毛傳以惡訓耆鄭箋以老訓耆以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訓憎式廓朱註以致訓耆俱未安竊謂耆與嗜同嘉子之義如後章所謂予懷者是也言於四國中

求其所嘉子者則增其地而廓大之耳增增古通用

篇中於太王則曰帝監曰帝耆曰眷顧曰帝遷曰

天立厥配毛傳並指文王非是今遵朱註於王季曰

帝省曰帝度曰帝祉於文王曰帝謂再曰帝謂三曰

帝謂寫得在上在旁步步危悚一見上帝篤生聖主

之難一見天人相去甚邇相感甚捷完篇首有赫分

量所以儆後世者深矣人主時時如天監赫臨何患

天下不治桀紂皆以不畏天而亡故首章以二國引

起所謂不獲者不能得天也後世獻諛者乃謂天變

不足畏誠千古臣子中大罪人矣

作之屏之

作孔疏謂攻作之朱註訓拔起竊謂作與斮通言斫絶之且屏去之爾雅釋器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李巡本則曰魚曰作之與禮記内則同是作斮通用之證廣雅斮絶也

松柏斯兌

毛傳兌訓易直未安案荀子議兵篇兌若莫邪之利鋒注兌聚也此詩亦謂松柏聚生雜木去而嘉木盛也

帝作邦作對

鄭箋以作配訓作對爲生賢君朱註訓對爲當訓作爲擇謂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歐陽氏謂作周國以配天俱未安細玩此句正引起下句所謂對者卽指太伯王季言挺生此二人耳曷爲不及仲雍以長則伯以賢則季仲雍絕無嗣國之理故但以二人作對而下句乃申明之曰自太伯王季也維此王季以下又從太伯單卸入王季

自大伯王季

周家得天下之本全由於太伯能讓故周公特特標出

大雅歷陳王業所由興爲詩不一無有及太伯

者此詩特一及之而下文又止詳言王季之友不言太伯之讓固子孫稱揚先美立言詳畧之體亦由其讓德渾融全無痕迹孔子曰至德曰民無得而稱詎非萬古隻眼哉

因心則友

鄭箋以毛傳訓因爲親遂謂王季親親而又善於宗族義殊添設朱註作自然無待勉强解亦未盡周制立適此舉乃常禮之變豈獨禮之變並事之所不能言皆以心相印而已太伯以大王之心爲心王季不得已乃以太伯之心爲心所謂因也所謂友也三面

毫無矯拂故直斷之曰則友且夫爭讓覩乎其心心有覬覦雖讓而友亦僞心無歆羨雖受而友更眞此事可以欺人不可以欺天故下章復曰帝度其心受祿無喪正是篤慶處後世公子馮之亂宋子臧之亂曹季札之亂吳皆緣不受而致喪亂者也

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毛傳謂擇善而從比于經緯天地之賢王鄭箋卽指文王謂盛德以聖人爲匹文王雖聖以父從子殊覺失辭朱註解作至于文王理較順而緊接上句比字忽作兩解亦似未安竊謂順謂上順太王太伯比謂

下庇文王也庇庇比古通用周禮世婦及祭祀比其具釋文比本作庇公羊哀五年傳城比釋文本作庇又作芘莊子人間世隱將芘其所賴釋文崔本作比皆其證　禮記樂記比作俾俾亦下傳其子之義鄭注仍作擇善而從解非是

依其在京

鄭箋謂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言其小出兵以德不以衆也與本句文勢不合朱註訓依爲安謂安然在周之京與公劉于京斯依同訓亦似與下文少貫串呂氏謂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憑依京師爲三軍

之鎮似深反淺天下寧有不以京師爲根本者哉惟毛傳訓京爲大阜而孔疏用王肅說謂密人來侵周依止我周之京邱案經無侵周之文殊迂曲添設竊謂依傍也周所遷岐下地名京本以高邱得名從此至阮皆有高邱可傍而行也邶擊鼓鄭箋軍行必依山林此必由周赴阮間道密人猝不及備（觀下侵自阮疆侵字可見）又乘高岡以壓之本以德攻復據勝勢故不戰而服

不長夏以革

毛傳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

皆與上句文法不合上句以聲色兩層對舉則此句
夏革例亦當兩彖夏暇字古通用革亟字古亦通用
詩蓋言文王宜緩而緩不長暇逸宜亟而亟不長急
迫所謂從容中道也書多方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
鄭注夏之言暇見本詩上帝者之孔疏禮記禮器引詩匪革其
猶又檀弓夫子之病革矣鄭注並云革急也又檀弓
若疾革釋文革本作亟皆其證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

毛傳肆訓疾鄭箋訓犯突毛義為長蓋始伐用緩攻
此復伐則急攻也毛傳忽為滅與是絕複疊竊謂忽

與肆意同亦言其疾耳廣雅釋詁忽疾也左氏莊十一年傳其亡也忽焉杜注忽速貌亦疾義

靈臺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鄭箋謂文王知民旣歸附鳥獸得所以爲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孔疏推明鄭說謂靈臺辟廱同處在郊似辟廱卽在靈臺中故左氏說靈臺以靈沼謂之辟廱其他考古者議如聚訟至有謂太廟有八名者固屬支離朱註用呂氏說以前二節爲靈臺鳥獸之樂後二節爲鐘鼓之樂又似劃分兩開且鐘鼓何足爲樂以爲民樂恐辟廱中亦非民所得與

也竊疑此篇前三章皆樂得其養魚鳥咸若則民氣豐樂可知後二章言民皆樂得其教雅樂宣暢則士氣雍和可知教養備淪浹周序所謂民始附者此也靈臺辟廱故連類及之

下武　下武維周

毛傳武繼也鄭箋下猶後也言後人能繼先祖也蘇氏曰武迹也謂盛迹垂於後也後人繼先祖先人垂迹於後俱不獨周爲然說並牽强朱註未詳又載或說改下作文亦不可從竊疑此篇乃周公恐後人以武王戡亂武功爲盛奉爲法則必啓窮黷之漸故開

章卽劈頭喚醒若曰爾來許得毋羨王之武功爲獨盛乎不知不尙武者惟我周也下卽不尙之義所尙者何三王之世德耳蓋下土不孚於武而孚於德太王事狄遷岐固不以武競矣王季獲義渠之君伐西落鬼戎又克余吾之戎始平翳徒之戎赫赫牧師非無武也文王於邘耆密須混夷崇侯七年五伐煌煌方伯非無武也然皆未嘗尙之務以德孚民而天下服三后之所以爲武也王以求德永孝思而孚乃成武王之所以爲武也故五章曰繩其祖武正首尾相應若如毛鄭蘇氏之說則全篇皆寬泛語矣豈所以

昭來許哉且雅有常武頌有大武皆言武功尤足爲

此經作證 序曰繼文也繼文則下武可知然後知小序誠不可廢勝於僞周書武稱一篇陰險之見多多矣 鄭箋謂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誤甚各序中無單稱文王爲文者況此篇爲繼文下篇文王有聲爲繼伐一歌文德一歌武功句法顯然一例何必異說

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

箋註皆謂嗣服爲嗣先王之事與下章不接鄭訓來爲勤許爲進尤牽强不倫案此篇詩格前後各三章皆首尾相銜此嗣服謂後世子孫卽來許也故下章緊承曰昭茲來許哉有茲音來許卽嗣服仍是相銜一片朱註云茲哉聲近是也

文王有聲　遹追來孝

來孝謂先世以來之孝言能追王季孝行也今人溯往事皆云從來歷來蓋相沿語氣如此以來爲往正孔氏所謂古人多倒語說詳前行葦以祈黃耇毛傳祈報也凡言祈者在事先言報者在事後以報訓祈亦倒語之例

維龜正之

孔疏訓正爲定朱註訓決竊意當訓善即鄭箋所云得吉兆也儀禮士冠禮以歲之正注正猶善也

武王豈不仕

毛傳仕訓事鄭箋申其說曰功業之事朱註豈無事乎皆未有着落竊謂仕指官人說言豐水生芑猶梓

廱之育人材武王豈不量材而官之乎承上辟廱而
益廣其事蓋貽子孫以安莫要於得人與文王同一
家法或者乃以遷鎬當之小矣
文王烝哉　王后烝哉　皇王烝哉　武王烝哉
或稱文武或稱皇后鄭箋非事之盛者不稱義諡說
固未允其諸家說尤穿鑿案此篇末句乃長言詠歎
之體首章二章皆以文王提起故接文王詠歎之七
章八章皆提明武王故接武王詠歎之四章言王后
維翰故接王后詠歎之五章言皇王維辟故接皇王
詠歎之三章六章居其間故從四五章之例與前後

相配章法整齊變化之妙備矣

生民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毛傳訓介爲大止爲福祿所止鄭箋訓介爲左右攸止訓所止之處朱註節取其說竊疑歆心動也鄭說介助也若有助之歆歆者攸介攸止言時歆時止非一時所以狀其神異也　毛傳以履武爲踐高辛之迹鄭箋謂大人之迹歐陽氏並斥其說而闕所疑朱子則從鄭說而訓攸介攸止爲所大所止之處義似未晰夫毛傳既云從帝見天天歆饗而降子誕生甚易乃人情所喜慶固無棄寘之理卽如鄭說履迹而孕

然旣曰禋祀以弗無子是姜嫄固自有夫也使假其

夫之精氣而孕則當時雖覺歆感而從夫得孕有何

嫌疑卽不然亦秖其夫或疑之耳外人烏從知之亦

不必如箋疏所云必顯白於衆人其後世子孫又胡

爲僅祀先妣而黜其先祖也至馬融遺腹之說諸儒

已辨之甚明而孔疏傅會毛傳又謂其有奇表異相

尤屬臆說竊意其靈異全於歆攸介攸止見之或歆

或止姜嫄必有不能掩蓋之迹其夫必有不能共處

之勢故曰載震載夙夙肅也其家皆肅然驚懼及其生也又甚易

而不坼副必有大異恒情之處故曰以赫厥靈夫歆

感不時而受生赫異是得無上帝之不寧乎雖曰克
禋克祀而孕育異常是得無禋祀之不康乎居然生
子相傳駭怪烏得而不棄之乎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鄭箋匍匐蓋六七歲時就口食謂就衆人口自食竊
謂小兒至六七歲時能自食者多矣不足爲異此匍
匐蓋二三歲耳
茀厥豐草
毛傳茀治也訓本爾雅朱註同案茀當訓去凡从弗
者類然此詩首章以弗無子毛傳弗去也廣雅拂去

也（韓詩拂厭豐草拂弗也拂弗皆當訓去）書堯典咈哉孔傳禮記曲禮佛其首鄭注咈佛皆訓戾戾亦去義周禮夏官司弓矢職云茀矢用諸弋射鄭注茀之言刜也孔疏言可以刜殺之廣雅刜斫也國語齊語注刜擊也斫擊殺皆去義

是穫是畝

穫者舉散數而言（爾雅釋詁郭注穫禾爲穧此穫即穧也）畝者舉成數而言與迺宣迺畝相似（彼經以宣爲總數畝爲散數）

行葦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鄭箋兄弟之老者爲設重席孔疏上章已言肆筵此

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其少者或單席矣竊嘗推鄭意甯因燕禮司宮筵賓無加席又見詩句複叠故謂爲老者特設不知同姓主恩與禮異姓之臣迥別衞言燕私厭厭夜飲皆非異姓所敢望則筵席陳布當有加禮句法纚聯所以見恩誼稠厚不必析作老者緝御即燕禮小臣之屬鄭箋作敦史解亦未免牽强

序賓以賢　序賓以不侮

朱註從申公說以此篇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案禮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燕時雖未嘗無賓然止立一賓與主人相當耳非如祭時主

賓兩黨東西序列則所謂賢與不侮者何從而序之李文貞公曰雖同姓亦曰賓故下曾孫曰主說殊巧合鄉禮經雖有稱同姓爲賓者曾孫維主又與宰夫爲主人不合故鄭箋順小序外尊事黃耇之文謂因養老而擇士比於大射亦祗望文生義鄭君蓋因詩有戚戚兄弟句以序中九族爲五服之親故不得不劃分兩概耳竊疑此篇言周德忠厚蓋兼同異姓而言九族謂父族母族妻族也篇中次序皆與燕禮合燕以示慈惠故觀於燕而忠厚可知首二章但舉同姓獻酬之禮而不及射此章但舉異姓射禮而不及

獻酬文互相備古者燕必有射射必先燕故文可相備末章尊事黃考則同異姓皆然以明忠厚之德見於燕者如此其至也因尊祖而收族燕同姓固可稱曾孫承射禮而言曾孫亦可稱於異姓稽首之詩曰曾孫侯氏考工記祭侯之詞曰詒女曾孫皆其證矣尊事耉長則養老乞言不嫌於爲迂

旣醉　朋友攸攝

羣臣得稱朋友者王者所以禮羣臣使之以禮也故假樂篇曰燕及朋友雲漢篇曰散無友紀至抑之詩猶云惠于朋友視爾友君子桑柔之詩猶云嗟爾朋友況於天子入廟則全乎爲臣筮吉助祭皆爲賓客

尤與常時不同

君子有孝子

鄭箋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語極深曲有味貌爲

君子而不得爲孝子者有之矣未有求賢臣不於孝

子之門者也故卷阿之詩曰有孝有德

室家之壼　釐爾女士

臣下祝禱君上公尸嘉告主人必及壼室女士何也

有國家者內職賢而後昌熾可望否則未有不敗亡

者周南首關雎其他詠后妃者五詠民間室家者四

召南首鵲巢其他詠夫人者三詠民間室家者七鄘

首柏舟朱註疑亦莊姜之詩賢夫人也其他詠莊姜者四詠室家者七鄘首柏舟賢女其他詠室家者六而風日以漸頹多敗亡之象矣秦稍矯矯故後可以覇此皆有國者之前車也大雅大明緜思齊生民皆敘累代淑配見周家卜世之本此有天下者之前車也而凡有家者更可知葢孔子序詩之大旨如此故其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也

鳧鷖　福祿來爲

毛傳厚爲孝子鄭箋爲猶助也爲字俱改讀去聲似未安案爾雅作造爲也反覆互訓則爲亦訓作造詩

意蓋言神來作福造福也

無有後艱

鄭箋謂七祀小神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而已義

固穿鑿毛傳言不敢多祈亦與詩人美王語氣不合

竊謂福祿之來難保其後今王之誠敬初終不懈如

此則神格而福祿綿延至其後皆無艱難也大旨與

保艾爾後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相似皆極美之之辭

弟紀堂校字